

1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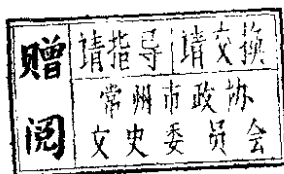
常州文史資料 卷一

70

4H163/15
常州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常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1984.10.

目 录

自述·····	吕思勉 (1)
常州物价记实·····	吕思勉 (12)
岁首日记序言抄·····	吕思勉 (23)
记吕思勉先生·····	庄 蕓 (33)
史学家吕思勉生平琐记·····	邹北琦 (40)
吕诚之先生二三事·····	杨友仁 李汉怡 (45)
忆诚之先生·····	叶百丰 (48)
怀念吕思勉先生·····	杨 宽 (51)
吕诚之先生六十寿序·····	徐 震 (57)
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略·····	李永圻 (58)
八年来敌伪诱胁记·····	蒋维乔 (84)
回忆蒋竹庄先生·····	沈延国 (93)
赵元任致赵凤昌函·····	(108)
赵元任年谱简编·····	赵 争 (109)
冶开清谿禅师传略·····	余贵棣 (155)
我的祖父名山老人·····	钱锺之 (159)
汤定之传·····	汤 逢 (174)
庄曜孚女史小传·····	庄循义 (176)
忆君姑庄闲女士·····	程熙春 (179)
蒋君稼艺坛捭阖·····	博 元 阿 苏 (181)

自 述

吕思勉



编者按：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市人。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读书广博，重视融会贯通；著作丰富，讲究实事求是。在我国史学家中，享有盛誉。他先后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和其它多种著作，共约六百万字（不包括尚待整理的稿本），在海外也有多种翻印本广为流传。

今年正值吕思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会约请吕翼仁同志，从她父亲的遗稿中整理出《自述》（注：该文原标题为《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作于1952年，本会略有删节），《常州物价记实》，《岁首日记序言抄》三篇文章供我会发表，同时约请其弟子杨宽、叶百丰等人撰写回忆文章，以示纪念。吕先生的生平经历，思想演变，道德文章，史学观点，在这些文章中都有所反映，有的资料罕为人知，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供近现代史研究者参考。

予生于中法战争之时，至甲午中日战争，年十岁。

家世读书仕宦，至予已数百年矣。予年六岁，从先师薛念辛先生读，至九岁。其间，薛先生因事他适，曾由史幼纯先生代馆月馀。十岁，薛先生服官扬州，改从魏少泉先生读。十二岁夏，魏先生赴新疆。予父生平，不赞成人白教子弟，谓非因溺爱，失之宽纵，即因期望太切，失之过严，故予自入塾至此，皆延师于家。此时依予父之意，本欲再行延师，惟家庭状况，颇起变化。予家有田二十余亩，向不收租，惟俾佃户耕种，照料先莹耳。在城市中，有住宅两所，市房两所，除住宅一所自住外，余皆出租。亲丁七口，予之继祖母父母两姑一姊及予也，其后两姑皆出阁，则惟有五口。衣食粗足自给。而在予十岁时，再从伯父朗山君逝世江西。朗山君以官为家，卒后一无所有，而亲丁尚有九口。虽再从，而予家丁口少，已为最亲之一支。先君乃迎之同居。自此食指几增一倍，生活遂苦拮据。故魏先生去后，未能延师，由予父自行教授。予母及姊，皆通文墨，亦相助为理。此时予已能作文字，予父尝命予以所作就正于石小泉先生，后又使从族兄少木先生游，先后凡三年。惟皆未坐塾，但以文字就正耳。薛以庄老先生者，念辛先生之伯父，而予父之师也，予父尝从之学九年，清末主芜湖之中江书院。予父又使予以所作文字，邮寄请正。生平就学之经过如此。予自十岁以后，家境即不佳，少时尚无公私立学校，十五后稍有之，然是时视外国文及技术，均不甚重，故生平未入学校。于外文，仅能和文汉读；于新科学，则仅数学、形学，尝问业于徐点撰、庄伯行两先生，略有所知而已。今亦强半遗忘矣。十五岁时，尝考入阳湖县学，名义上为旧式之县学生。然旧式学校，从无入学读书之事，实系科举之初阶而已。

至予之学术，则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全书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俾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

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叶。先母无暇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迄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螯仙之三通考辑要。予以元本对读，觉得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元本。此为余能自读书之始。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故予此时之所向往者，实为旧日所谓经济之学。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细；至于技术，尤必藉他人之辅助，仅能指挥策划而已。此在今日崇尚技术之时言之，实为不切实用，但旧时以此种人为通才，视为可贵耳。予如欲治新学术，以此时之途辙言之，本应走入政治经济一路。但予兼读新旧之书，渐觉居今日而言政治，必须尊崇从科学而产生之新技术，读旧书用处甚少。初从水利工程悟入，后推诸军事，尤见为然；又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予亦略知经小学。此由在十七岁时受教于丁桂徵先生而然。先生为予母从姊之夫，于经小学极深沉。但前人虚心，无著述，略有读史札记，暮年客广东时，又毁于火耳。予从先生问业后，亦曾泛滥，略有所得。但至后来，仅成为予治古史之工具耳，不足专门名家；于思想亦无大关系。予于文学，天分颇佳。生平并无师承，皆读书而自之。文初宗桐城，后颇思突破之，专学先秦两汉，所作亦能偶至其境。诗少好宋诗，中年后亦好唐诗，但无功力，下笔仍是宋人境界耳。词所造甚浅，亦宗常州而薄浙派。要之，予可谓古典主义文学之正统派。予于文学，未尝用功，然嗜好颇笃。

予之经历：一九〇五、〇六年，始执教于常州之私立溪山小学堂。此时予之家境，尚未大坏，但因设立此校之朱少堂君于予颇加钦佩，托人来相延，故遂往执教耳。一九〇五年，予父婴末疾。卧床几一岁，卒不起。先是予父因食指繁多，收入不给，曾将两所市房，卖去一所。至是医药丧葬，所费甚巨，多出借贷。乃将先父生平善衣，卖得千三百元，以了债务。家况益坏，乃真不得不藉劳力以自活。而溪山因创办人逝世停办。一九〇七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因气味不相投，至暑假辞去。是冬，在常州府中学堂教历史地理，至一九〇九年。一九一〇年，至南通国文专修科教授。此国文专修科为张季直君所办，培养办理公文人才，属屠敬山先生主持其事。其时求能教作公文者甚难，予虽无经验，而读近代奏议较多，下笔尚觉相合，敬山先生故找予帮忙，在南通一年半。辛亥革命起，予往来苏常沪宁者半年。此时为予入政界与否之关键。如欲入政界，觅一官职之机会甚多。若不乐作官，亦可以学者之资格，加入政党为政客。予本不能作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予亦甚不以为然，遂于政治卒无所与。一九一二年，教授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至一九一四年暑假前。所教者，除应用文字外，商业经济、商业地理因无人教，亦无教本，皆由予参考日文书教授。由今思之，甚为可笑，然在当时，固各校多数如此。因其时此等教师，几如凤毛麟角也。此校为上海商学会所办，因会员心力不齐，至此停办。暑假后，予入中华书局任编辑。予本好弄笔，但在书局，所从事者，均系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之类，颇觉乏味。一九一八年秋间，中央在沈阳设立高等师范学校。予内姊之夫杨星岑君，介予前往教授国文、历史，予其时亦欲远游。乃辞去中华书局之事。已而因草创，人事关系，纷纭不定，遂未行。一九一九年，入商务印书馆，助谢利

恒君编辑中国医学辞典。予于医学，本无所知，而先外王父程袖谷先生，先舅氏均甫先生，先从舅少农先生，皆治汉学而兼知医，故予于中国医书之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谢君本旧友，此时此书亟欲观成，乃将此一部分属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讫。暑假后，吴研因君介绍予至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国文。是冬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仍来相延，予仍乐远行。一九二〇年，遂至沈阳。至一九二二年，凡三年。一九二三年，时张作霖对中央独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亦由其接收，改为东北大学。教职员中，有若干人视为不顺，辞职而去，予亦其一。时江苏省立师范学校，有数处办专修科，招中等师范之毕业生，肄业两年，后又延长半年，俾毕业后教授中学，第一师范亦其一。校长王饮鹤君相招。一九二三，予乃复至该校。至一九二五年夏专修科毕业之时，凡两年半，所教者为国文历史。一九二五年暑假后，因朱经农君介绍，至沪江大学教授国文历史。沪江风气，远较从前之东吴为佳，但予在教会学校中，终觉气味不相投。而其时光华大学初创，气象甚佳，确有反对帝国主义之意味。国文系主任童伯章君，本系常州府中学同事，再三相招。一九二六年暑假后，予遂入光华。此时光华无历史系，予虽在国文系，所教实以历史课程为多。后历史系设立，校中遂延予为主任，予已不能确记其年岁矣。一九三二年，日人犯上海，光华延未开学者数月。其时光华欠薪甚多，予实难支持。适安徽大学开办，光华旧同事孔肖云任职其中，该校介之来相延，言明决不欠薪。予向光华辞职，光华相留，改为请假，由陈守实君代课，予赴安庆，凡三个月。其欠薪亦与光华无异。予尝有丈夫子四，女子子二，多夭折，存者一女而已，暑假后将读书上海。予乃去安徽，复返光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光华迁租界开学。予携一妻一女，亦遁迹租界，仍在光华

教授。一九四一年冬，租界亦沦陷。光华停办。租界中居民，受敌压迫，亦与内地无异。初常州之陷也，予所居之住宅，全被炸毁。是时城门由敌兵看守，出入者必向其行礼。予因不愿向敌兵行礼，故迄未归。室中残余之物，为人取携殆尽，惟书百三十六箱，虽经打破抛掷，经亲族代为收拾，尚得五十七箱而已。此时居沪与居内地，同一麻烦，而敌兵之守城门者已撤。乃由予妻子女，先行回里，视察情形。觉能善自隐晦，尚可勉强居住。而另一所住宅，战前租赁与人者，尚未满期，房客不肯出屋，乃哀集残余瓦木，加以新买，在废墟盖屋两间，勉强暂住，而予于八月一日返里。此时游击区中，尚有中国人自办之中学，颇愿延致知名之士。闻予还里，湖塘桥之青云中学，坂上之辅华中学，均来相邀。予曾在该两校教授一年。因予无法居住乡间，城乡来往，总觉不便，于一年后乃均辞去。惟辅华仍于半年中去过三次，与学生随意谈话而已。在城中则深居简出，信件多由亲戚代为收转。与开明书店约定，编撰两晋南北朝史，藉以自活。一九四五年，日人降服，光华复校，余乃重来上海。

予之思想，凡经三大变：成童时，最信康梁之说。予生平不喜访知名人士，人有愿下交者，亦多谢绝之，以泛泛访问，无益于问学修为也。故于康梁两先生，皆不识面。然在思想上，受两先生之影响最深，虽父师不逮也。此时所笃信而想望者，为大同之境及张三世之说，以为人莫不欲善，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于大同而后已。至于大同世界，究系如何情状？当由何途以赴之？余时年少，不知考虑也。年十七，始识从母兄管达如君，管君为谢钟英先生之弟子，钟英先生者，利恒君之父，予识利恒君，亦在此时也。钟英先生亦治史学，以考证名，而实好谈旧日之经济。其言治

道，信法家及纵横家之学，予自达如君获闻其说，惟予与达如，均不信纵横家，只服膺法家耳。法家之说，细别之，又可分法、术两派，而予所服膺者，尤为术家。此时循中国旧说，以为凡事皆当藉政治之力改良之，然政治上之弊病，则皆由于在执者之自利。故非有督责之术，一切政事，皆不能行；强行之，非徒无益，而又有害。盖此时年事稍长，能就社会情状，加以观察，故其见解如此也。此时之见解，今加检讨，实有超阶级之思想；而异时信阶级及阶级斗争之说，亦未尝不于此伏其根原。何者？术家精义，在臣主异利四字。所谓臣者，非指一定之人，但指处一定地位之人耳。故先秦法家所谓朋党，与后世所谓朋党者，其义大异。后世所谓朋党者，皆因一时之利害，有意互相结合。先秦法家书中之朋党，则其人不必互相知，更不必有意相比，但所处之地位同，故其利害同，利害同，故其行动自然一致耳。此非今日所谓阶级之义乎？何以去此阶级？在今日，则重被压迫阶级之自行斗争，在昔时，则望有一大公无私者，立于最高之地位而制裁之，此大公无私者，何以能大公无私乎？则曰天下自有此一种人耳。故曰有超阶级之思想也。予因此信仰，故在政治上，流为开明专制主义，后虽闻欧美政治家言，此思想亦未曾变。以为在君主专制之国，改善政治，所希望者为贤明之君相，在立宪之国，则所希望者为一贤明之中坚阶级耳。予之以中国旧说与西方旧民主主义革命之说互相结合，其略如此，大同之希望及张三世之说，此时并未放弃，不过不暇作深远之思考，但以改善政治，为走向大同之第一步耳。此予第二期之思想也。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

道，及其致之之途，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予之将马列主义与予旧见解相结合融化，其重要之点如下：（一）旧说皆以为智巧日开，则诈欺愈甚；智巧不开，无以战胜自然，诈欺日甚，亦将无法防治，此为旧日言大同终可致者根本上最难解决之问题。得今社会学家之说，乃知诈欺之甚，实由于社会组织之变坏，非由于智识之进步；而智识之进步，且于社会之改善，大有裨益，将根本之难题解决。（二）超阶级之观点，希望有一个或一群贤明之人，其人不可必得；即得之，而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两力相持，其所能改革者，亦终有一定之限度；此限度且甚小，只及于表面之一层，即其本意所求者，亦不过两阶级可以勉强相安，非真能彻底改革，求底于平；而即此区区，仍有人亡政息之懼。今知社会改进之关键，在于阶级斗争，则只要有此觉悟，善之力量随时具足；且其改革可以彻底；世界乃真能走向大同。（三）国家民族之危机非全体动员，不能挽救，而阶级矛盾存在，即无从全体动员。（四）目前非爱国爱民族不可，而旧时之见解，爱国爱民族，易与大同之义相齟齬。得马列主义，乃可以并行而不悖。（五）求诸中国历史，则自王巨公以前，言政治者本重改革制度。尔时政治，所苞甚广，改革政治，亦即改革社会也。自巨公失败后，言改革者，不敢作根本之图，乃皆欲从改良个人入手，玄学时代已然，承之以佛学而益甚。宋儒虽辟佛，于此见解，亦未改变，然历史事实，证明此路实为绝路。故今日之社会主义，实使人类之行动，转变一新方向也。

予于教学，夙反对今人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等论调，何者？人能作实事者多，擅长理论者少，同一理论，从事实体验出者多，且较确实，从书本上得来者少，且易错误。历来理论之发明，皆先从事实上体验到，然后籍书本以补经验之不足，增益

佐证而完成之耳。故致力于书本，只是学术中一小部分，专以此为学术，于学术实未有知也。予之宗旨虽如此，然予之性质，实近于致力于书本之人，故历来教学，亦只能教人读书。此观与我亲近之旧同学，皆系好读书之人可知。予虽教人读书，并不主脱离实际。且恒戒学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知书上之所言，即为今日目击之何等事。此点自问，不致误人。然全然破除经生门面，只重知识，而于书本则视如得鱼之忘筌，则病未能也。高深之学理，以浅显之言出之，讲授时亦能之。但将所授之内容，减低程序，亦嫌不足，向持中道而立，能者从之之见。此点，实尚未适宜于大多数人也。

予之述作，有下列诸书：（一）中国文字变迁考，论篆隶真行草之变迁，其中论汉代所谓古文一段，自谓颇有价值。

（二）字例略说，此书论六书之说，为汉代研究文字之学者所创；字例实当别立；六书中惟象形为文，指事亦字；及整理旧说，辅以新得材料，以论文字之增、减、变迁；自问亦足观览。（三）说文解字文考。文为单体，其一部分成为中国之字母。既非说文之部首，亦非普通所谓偏旁。当从现存之字中钩求得之，然后用为识未识文字之基础。予就说文一书试为之。

（四）章句论。论章句二字之本义，即今之标点符号。中国古代亦有标点符号，而后钞写、印刷时，逐渐失之。今钩求得若干种，于读古书时补上，可使意义较明显，此事前人虽略引端倪，从未畅论。拙作出版后，亦未见有续论者；至少值得一览也。（五）白话本国史，此书系将予在中学时之讲义及所参考之材料，加以增补而成，印行于一九二一或二二年，今已不省记矣。此书在当时，有一部分有参考之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六）中国通史。予在大学所讲，历年增损，最后大致

如是，此书下册仅资联结，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问材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词太简，学生不易明瞭，余尚足供参考。（七）先秦史。此书论古书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民族起原及西迁、古代疆域、官学制度，自谓甚佳。（八）秦汉史。此书自问，叙西汉人主张改革，直至新莽，及汉武帝之尊崇儒术，为不改革社会制度而转入观念论之开端；儒术之兴之真相；秦汉时物价，及其时富人及工资之数；选举、刑法、宗教各章节，均有特色。（九）两晋南北朝史。此书自问，总论可看。此外发见魏史之伪造讳饰、表彰抗魏义民、表彰陈武帝、钩考物价工资资产及论选举制度皆佳，论五胡时，意在激扬民族主义，稍失其平，因作于日寇入犯时，不自觉也，异日有机会当改正。（十）中国民族史。此书考古处有可取，近代材料不完全，论汉族一篇，后来见解已改变。（十一）先秦学术概论，近来论先秦学术者，多侧重哲学方面，此书独注意社会政治方面，此点可取。（十二）理学纲要。近人论理学之作，语多隔膜，此书自谓能得其真，惟只及哲学，未及理学之政治、社会方面为缺点。（十三）史通评。以现代史学观点，平议、推论，亦附考据辩证。（十四）经子解题。论读古书方法，及考证古籍，推论古代学术派别源流处可供参考。（十五）燕石札记。考证尚可取，论晋人清谈数篇，今日观之，不尽洽意。以上一至五，十二至十五，商务出版。六至九开明出版。十至十一世界出版。三未出版。此外单篇散见报章杂志者，一时不能尽忆，然不多也。诗文附日记中，日记几全毁于日寇，恐所存已靡，至今未能搜辑也。予所述作，多依附学校讲义而行，故中多普通材料，现甚想将其删去，全留有独见之处，卷帙可简什七，即成精湛之作矣。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

生殊愧望塵，于餘家差可肩隨耳。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顧先生所不能為，乃顧先生所不欲為也。今人自詡搜輯精博，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復棄之者多矣。此意予亦老而后知，然后知少無名師，精力之浪費者多也。

今后之希望，道德貴于力行而已，不欲多言。學術上（一）欲刪定舊作。（二）夙有志于將道藏之書，全讀一遍，未能實行，今后如有此日力，仍欲為之。所謂道教者，包括從古以來雜多之宗教，自亦有其哲學思想，與佛教又有犬牙相錯處，與農民豪傑反抗政府之組織，及反动道門，皆有聯系，而至今無人研究。使此一部份，成為中國學術上之黑暗區域；政治史、社會史、宗教史、哲學史上，亦咸留一空白。予如研究，不敢望大有成就，必能透出一線曙光，開后人研究之途徑也，不知此愿能嘗否。

常 州 物 价 记 实

吕思勉

按：吕思勉先生早年曾有意作历代币价考，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二年和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残存日记中，屡有涉及常州物价，今摘其中五十六条，名《常州物价记实》，以飮读者。

予年二十馀，虏朝始大铸铜元，时买卖久以银论价，而工资犹多论钱，铜元既多，钱价日落，而工资不增，劳力者遂不可终日。予目击其状之惨，始有意作历代币价考，其所搜辑以正史为主，间亦以他书辅之，报纸所载，听睹所及附益焉者亦不少，未及属稿，倭寇入犯，积年笔记，多藏小楼中，屋遭炸毁，亡失过半，其得自载籍者，有读书之勤过于予者，自可搜辑得之，且更精更博，其得自报纸及听睹者，恐必有不可复得者矣，岂不惜哉。予作日记，初虽间著读书所得，暨见闻所及，后以其不便分类，皆别著之，故日记中涉及物价者，仅庚子至壬寅，三年中，略存数事耳。上条所录是也。求诸其后，则惟倭寇入犯，至降伏时间有之，而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以前之日记，又已毁弃，自此以后所存者，亦极寥寥耳，今世物价记载，自有专书，一爪一鳞，殊不足道，然中国地大而物博，专事记载者，亦不易曲尽，此区区者，或亦足资谈助也。故不避琐琐，更录存之。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

八月初五日 晨起，闻馨姊卒，骇极，此次归里，即欲省姊，以室中各物，亟待整比，未果，姊闻予将归，亦极欲相见，而姊近岁稍衰，行动不甚利便，家人不欲其劳，虽知予归，谎言犹未，故姊欲旧亦未果，竟尔不及相见，伤哉！姊近日亦无他恙，闻昨犹食冬瓜豕肉羹，晚饭犹如常，饭后忽喘息，遽逝世。盖心疾也。年六十七。皆荣女往送敛，姊在战前，送终之物已备，遭乱悉亡失，今棺木一具，价至四千元，初漆一次五百元，衣仅增制，料即千元，工在外。是日合诸杂费，逾八千元，宜乎墨子之欲薄葬也。归过郭正昌笔肆，战前笔售一角二分者，今售二元。一角者，今售一元六角。

初九日 偕徐之访锡昌，三人同至老义和茗谈，锡昌欲食予以麻糕，而麻糕已停制，乃已。麻糕予小时售钱六文，后增至十文，铜元行，凡物皆以银论价，则售四分或五分，分准铜元三枚，则当小平钱百二十至百五十，今则售钞一元矣。此所谓大麻糕，常州之名产也，虽苏州人犹称之，其小者，予小时售钱二文，俗称为老荒，相传昔遇饥年，官以是为贫民之食，与业此者约，价不得私增云。铜元行，价稍增，至二十文，今亦售四角矣。老义和在织机坊，常州甚旧之茶肆也。以售麻糕著名。

十六日 偕徐之省佑申族祖，又同省怡云，归途买落花生一元，仅二十颗左右也。

十月初七日 徐之本拟于今日敛，而昨深夜志炯复来言，所看棺木，仍有未妥，乃访熙增，浼其偕觅棺木，熙增言其族父鸿德，旧尝业此，乃偕往请之，鸿德君年七十有一矣。承其步行，偕予及熙增求诸青果巷、织机坊、马山埠，皆不谐，最后

至化龙巷殷源顺，其主人曰殷长生，鸿德事木业时旧徒也。有人以寿材一具，寄其肆，求售，已加漆矣，尚不恶，乃囑熙增偕鸿德君至局前街长春园茶点。予归，同徐之弟妇往看，弟妇亦以为善，予乃至长春园，长生亦至，以二千五百元买之，昨在织机坊所看，价二千六百元，尚不逮此，今日所看，小可用者，价皆逾四千元，有近六千者。徵鸿德君之力，此棺虽四千元，亦未必能得之。然长生亦慷慨人，未索一文虚价也，既得棺，乃仍于今日敛，一切草草，而所费逾四千元。

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

三月初九 大麻糕亡清丙午之岁，先父病中恒食之，每块钱十文，民国二十五年，每块银四分，其时银一分合铜元三枚，则小平钱百二十文，看似十二倍，然丙午岁银一分，约直钱十，则实仅四倍耳。今也每块四元，则百倍于二十五年矣。此间报纸，日言重庆物价飞腾，然即如所云，亦不过四十五倍于战前，未及此间之半也。

三月十六日 至千秋坊，买虾米、虾子各一两，价各八元，过两烟肆，问之，皮丝每包价百六十元，战前一元半，则是百有六倍而强也。

四月十八日 初四妹柩托舜卿、鼎元经手，自沪运归，云以本月初起运，至迟月杪可到，运四妹柩归，去冬即有此议、拟葬诸敦化公墓，以徐之亦葬此也。敦化公墓为钱名山所唱设，故人亦称为名山公墓。管理其事者某甲，客岁徐之葬此，系由勤毅夫人与之接洽，逮冬有将四妹葬此之议，亦由勤毅夫人告之，甲曰，柩将至而付费可也，柩既至而付费亦可。已而柩不果运，此次既运出，舜卿书来云，运柩之舟将迳抵公墓，甲虽管公墓事，而不常往，常驻公墓者为乙，乃往告乙，请其于柩至